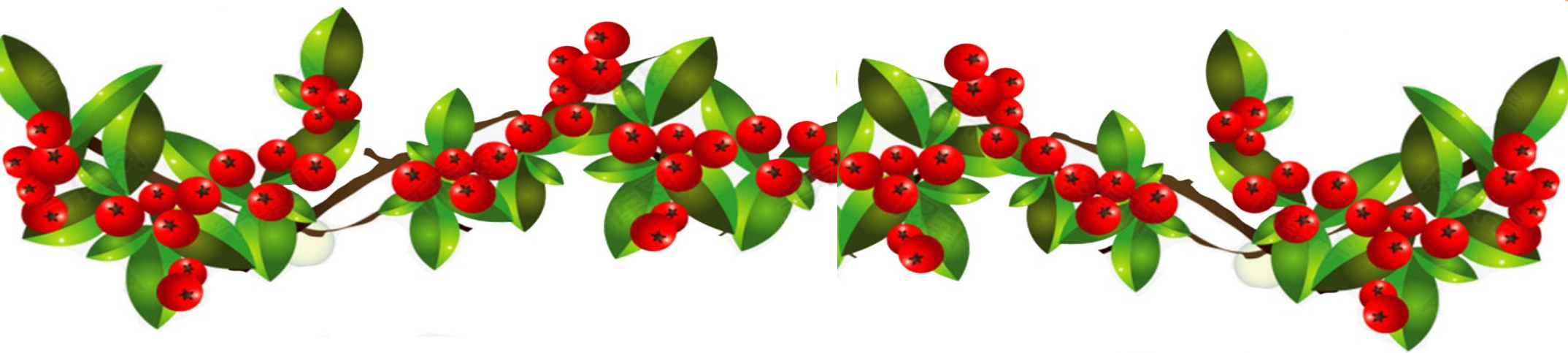




◎ 旧书·老照片·如烟往事

□张名扬

日前偶得一旧书，是2002年出版的翟墨的《聚散依依/图文时代的摄影与绘画》。

翟墨是当代美术理论家、批评家、作家、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导。他是许昌市人，原名翟葆艺，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，曾供职于郑州晚报社和郑州市委宣传部，一度以诗人得名于省会，撰写的理论文章文辞优美、诗意盎然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他考上研究生，师从美学家、文艺评论家王朔闻，逐步入艺术研究领域，出版了《吴冠中传》等10多部著作，主编了多种美学和美术丛书。我和他系中学校友，他曾寄赠我《美丑的纠缠与裂变》(OK,永恒的艺术家)等。

读《聚散依依/图文时代的摄影与绘画》数页后，我忽然想起一张老照片——当年与翟墨的合影，唯一的。

见面那日，我邀他为我市部分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者作专题辅导报告，他慨然应允。在市文化宫，他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西方文化的特点、

差异和碰撞等。我不知别人感受如何，反正此前我从未听过如此知识丰富、趣味浓烈且富学术性的报告。30多年后的今天，他的有些话我仍记忆犹如。如讲到中国人与西方人竞争意识之不同，他说西方人是植物型的，追求阳光，你长一尺，我长一尺半，是积极平衡；中国人是动物型的，你撕我咬，要么两败俱伤，要么同归于尽，属消极平衡。他还说西方人多属马，中国人多属牛，马是前两腿并行后两腿随之，故速度快，可有失蹄的风险；牛迈步呈对角线，或前左后右或前右后左，两点支撑时短，往往三点成面，故稳当，却缓慢疲沓。他告诉我们，西方人喜随身佩戴十字架，中国人却崇尚八卦图，十字架四方放射，故西方人多发散性思维，富于创造；八卦图从哪里切割都对称均衡，故中国人内敛保守……

那张合影可能就是当天拍摄的，除我俩外还有市文化宫的2位朋友。具体时间记不清了，合影中的3人今均作古，我已无处问询。

20世纪90年代初，一次我自承德开会归，在北京转车小歇，住在中

央音乐学院招待所，距中国艺术研究院甚近。次日晨，我徒步前往探访翟墨，一问得知他不坐班。他家很远，我倒了几次车也找不到，打电话也无人应，遂怅然作罢。

当时许昌有一位搞泥塑创作的年轻人，颇有才气，我甚欣赏，欲助他一臂之力。我选了他的十几张代表作彩照寄给翟墨，希望得到翟墨的指教和鼓励，却不知因何原件退回。后来，我想也许那时翟墨正病重住院，也许那时他已仙逝。事后未及详问细究，故至今我仍不知翟墨辞世的确切日期，惭愧！

我俩曾通信多年，如今仅存的3封信已上交市档案馆保存。

翻检中我又发现了3张老照片，其中一张是和著名女作家李建彤的合影。李建彤也是许昌市人。1984年，我负责撰写《许昌市文化志》，曾发一公函给李建彤，请她写一份简历并附近照一张。读了她的来信知她平易近人，于是一来二去我们就熟悉了。李建彤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副书记，她还有另外几个特殊身份。她是刘志丹的弟媳，丈夫为时任民政部副

部长刘景范，女儿是著名小说家、现代音乐人刘索拉；她是小说《刘志丹》的作者，因此遭受诬陷迫害17年之久，毛主席语录中“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大发明……”指的就是她。

1987年春末，李老(我当面一直如此称李建彤)专程赴开封搜集早年她与战友们的诗文，后特意转到许昌。据传话人说，李老一到许昌就探问我的近况并希望一见。闻讯，我当即到市委招待所拜谒她。第一次见面我俩就一见如故，甚投缘。后一日，她让我带路踏访寇家巷西头路南的一个小院。她说这是她家的老宅，已托地方代管，她们早期的集会和革命活动多在此进行。随后，她还探看了相邻的几个小院。她告诉我，1929年在巷东万福楼前她见过蒋介石，印象深刻的

是蒋的白手套……她还说寇家巷故事多，本身就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散文。仿佛李老后来还回过许昌两次，都是应邀参会。她每到许昌总是众星捧月，身前身后一群人。某日，天赐良机就我俩在她的住室闲聊，且无人干扰，合影可能即那日拍摄。据我所知，李老若心情愉悦甚愿说话，且从

不摆架子。那日，她就说到许多方面，我只有洗耳恭听接受教诲。那时话语环境还不是那么宽松，她说到“信阳事件”时，面颊飞红，颇有几分激愤。乍听我为之一震，就年齿讲，我晚辈小子；就身份说，我一介基层文化工作者，她竟如此信任我，不设防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难得！由此可见，李老坦荡率真，是性情中人。她还说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文联委员、中国作协理事。某日，在电梯中刘宾雁等企图拉她入伙，她面对面眼盯眼铁青着脸说：“我才不参加你们的活动哩！”李老毕竟是喝过延河水、吃过陕北小米的革命前辈，虽遭受不公正待遇近20年，立场坚定，泾渭分明。

2005年李老过世办丧，我知之甚晚，连封唁电都没拍，失礼，失敬！另外两张合影，一张是与人艺副院长、著名话剧表演家于是之的，一张是与韩子栋(小说《红岩》中华子良原型、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)老人的。我与人名家的合影不止这些，只是不知散落在哪里，待日后有暇收拢收拢，一并送交市档案馆保存。

◎ 洗马与做鞋

□鸥鸟

洗马是什么？洗马是古代的一种官职，始置于秦代，汉代时也写作先马，顾名思义就是走在马前面的人，是太子的侍从官，太子出行时作为前导，所以也称作“太子洗马”，直到清末方被废止。

很多人第一次听说洗马这个官职，估计都是在高中语文教材上一篇叫《陈情表》的文章里。里面有这么一句：“诏书特下，拜臣郎中，寻蒙国恩，除臣洗马。猥以微贱，当侍东宫，非臣陨首所能上报。”

洗马听上去像是太子的跟班，其实和太子是亦师亦友的关系。历史上有很多著名人物都当过洗马，比如魏征、李密、卫玠、徐阶、陆

建瀛等。有人考证过，曾国藩也当过太子洗马。太子是储君，国家未来的最高领导人，如果太子君临天下，洗马就有可能位极人臣，比如明代的很多大学士都是洗马出身。当太子洗马是科举时代很多读书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捷径，从高中进士到入翰林院，再当太子洗马，从而走上官场坦途。

洗马是有故事的。话说明代的杨守陈在任洗马期间，请假回老家探亲，夜宿驿站。驿丞学问和经验有限，官场知识严重不足，根本不知道洗马是什么官，看到杨洗马的名片就望文生义，以为是官廷里伺候御马的弼马温，所以根本没放在心上。

恰巧杨守陈又是一个非常随和、低调的人，驿丞便毫不客气地坐到他

旁边，非常好奇地问：“你在宫里当洗马，一天洗几匹马？”杨守陈也很随意地回答：“勤快时就多洗几匹，懒惰的时候就少洗几匹，总之没有定数，全看心情。”这时，另一位官员也到了这个驿站，名片上印的官职是御史。驿丞一看，慌了。他知道御史这个官很厉害，专门负责纠察百官、正风肃纪，可驿站住满了，没有空房间。他看了看旁边的杨守陈，便来了主意。他跟杨守陈说：“御史大人就快到了，你的房间必须让出来给他休息，你就到柴房里将就一晚上吧。”如果换成别的官员，早就火冒三丈了。杨守陈却不动声色，仍旧慢吞吞地说：“等他来了再让也不迟啊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御史进了驿站，一看见杨守陈，扑通就跪下了，原来那御史居

然曾是杨守陈的门客。这下把驿丞吓傻了，他腿一软，整个人战战兢兢地匍匐在台阶下，头都不敢抬。而杨守陈也不跟他计较，微笑着摆摆手也就过去了。

还有位太子洗马外出公干，碰见一位地方官，地方官见他很有派头，就问他官居何职，洗马随口答道：“太子洗马高乘鱼。”接着，他反问地方官是何官职，地方官不懂什么意思，又不能暴露自己不学无术，只好照猫画虎拼凑一联：“皇后骑牛低约鳖。”留下一个官场笑话。

说过洗马再说做鞋。当代作家叶文玲去某地采风，去住宿时，旅馆的服务员问：“单位？”叶文玲答：“作协的。”服务员又问：“是做鞋的吗？”叶文玲又答：“嗯。”服务员有

了兴趣：“太好了。”叶文玲以为对方是文学青年，刚想教诲人家几句，对方的下文却让她哭笑不得。“做皮鞋的还是做布鞋的？”这下，叶文玲笑了，大有遇见四六不懂的白痴的架势，只好话不投机半句多了。

百业有别，各有专攻，遇到不懂洗马和作协的人，一笑了之，可以。秀才遇见兵，何必要说清，如果你非要说清，就是矫情、炫耀外加对牛弹琴。如果有人腹无点墨却偏偏附庸风雅，以学者型、文化型、专家型官员或者儒商自居，却又对洗马和做鞋望文生义，强不知以为知，那就令人鄙夷了。人可以无知，却不可没脸。人都不是万事皆通的全才，遇到自己不懂的领域，低调一点儿，千万别去充什么大尾巴狼。

◎ 铺路石

□张留周

中学时代，校园外横亘着一条绵长的铁路，一列满载红石的列车从陞山脚下轰隆隆驶过来，又徐徐驶向遥远的南方。沐浴着夕阳的余晖，我常常结伴在铁轨上行走。铁轨下堆积的红石，大小不一，形态各异，棱角分明，没有任何东西黏合，却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。它们历经严寒酷暑，饱尝疾风苦雨，承受千万次的碾压和碰撞，位置不变，容颜不改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那时候，村里的泥路坑洼不平，一遇雨天就难以行走，给百姓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村民们就地取材，从陞山采石场拉回来价格低廉的碎石渣，厚厚地铺上一层，成了那个年代最流行的石子路。

这些充当道路基石的红石，硬度高、耐腐蚀。它们曾是庞大山体的一部分，或屹立山巅，或悬挂山腰。一

旦换了位置，被赋予新的使命，它们又会手牵手肩并肩，默默俯下身子，匍匐在枕木、车轮、马蹄和人的脚下，甘当铺路石，彰显出勇于担当、忍辱负重、不图名利、无私奉献的“红石精神”。

睹物思人。看到陞山的红石，我就不由得想起了那些与陞山息息相关的人和故事。

陞山之巅，耸立着一座高不足2米的坟莹，乱石覆盖，杂草丛生。如果不是旁边墓碑上的文字，没有谁相信这里埋葬着一代贤相。一座3间瓦房的小庙，供奉着子产的塑像，略显简陋破败，却香火缭绕不绝。环境如此萧条荒凉，不免让人心生感慨酸楚，而子产勤政为民、清正廉洁的形象高大伟岸，需仰视才见。

身为郑国大夫的子产，为政期间，锐意改革，廉政为民，强盛了国家，富裕了百姓，自己却家无余财，死后凑不出一口棺材钱。他从不考虑个人荣辱

得失，心里时刻装着国家和百姓。封沟洫、作丘赋、铸刑书，不毁乡校，公正执法，拒收礼金，他得罪了贵族，引起了非议，却赢得了百姓的爱戴。难怪孔子听到子产的死讯，大哭不止，高度评价他“古之遗爱也”。

子产死后，家里无钱安葬。儿子遵照他“生不占民财、死不占民地”的遗嘱，将其背到陞山顶上，埋进乱石堆中。子产生前爱民如子，玉带知悉后甚为感动，便派炼石仙母送奇石为子产建墓。炼石仙母披星戴月运了好几趟，最后一趟，刚到山腰恰逢鸡叫，变化不及化为石头凝固在悬崖边，人称“老婆顶石”。郑国百姓可怜子产的儿子，争先恐后地捐出金银财宝，帮助他办理丧事。子产的儿子一概拒绝，人们把拒收的金银财宝悉数倒入河中，河水泛起点点金光，被称为“金水河”。如今，金水河还在，“老婆顶石”已被破坏，这些传说足以表明人们对子产的爱戴和敬仰。

“参差石影晚霞轻，一点流光曝地明。疑似国侨赤肝胆，日随荒冢献晶英。”旅行家张秉忠游陞山，被子产的廉洁感动，写下了著名的《陞山晚照》。因此，“陞山晚照”成为长葛古八景之一。

陞山脚下不远处的幸福湖畔，矗立着一座新建的燕振昌纪念馆，每天都有大巴车载着全国各地的党员干部，前来瞻仰学习“时代楷模”燕振昌的事迹。燕振昌是一位平凡的村党委书记，可他又是一位不平凡的基层干部。他坚信在农村也能干出大名堂，一干就是44年。他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让自己先富起来，可他选择了付出和奉献。他带领村民办工厂、建学校和敬老院，把昔日贫穷落后的水磨河村变成了今天远近闻名的亿元村、明星村。44年，他不忘初心、不畏艰难、矢志不渝、勇往直前；94本日记，见证了他一心为民的点点滴滴，也丈量出他甘当铺路石的精神高

度。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还在为村子的发展出谋划策、呕心沥血。他用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诠释了一名当代基层干部的人生价值，书写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感人华章。

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”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上，人民才会把你举过头顶。”燕振昌遗体下葬那天，全村男女老少数千口人自发前来送别，哭声一片，苍天垂泪。政府还专门为燕振昌建了纪念馆，永远缅怀他的高风亮节和不朽功绩。

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陞山高不足200米，却因为一代贤相子产的精神高度，成为一座巍然屹立的文化名山。幸福湖仅有100多亩，却因为“时代楷模”燕振昌的人性光辉，成为碧波荡漾的致富之源。生于斯，葬于斯，他们和陞山上的红石一样，不论自身多么渺小，只要俯下身子为人民服务，就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。



感 秋

□吕宝华

香山千树染，
游人意重重。
无畏万里远，
犹醉红叶中。

咏 菊

□吉兴甫

陶家东篱作近邻，
王维南国长青纯。
芳心独到莫轻吐，
意在金秋壮诗魂。

立 冬

□张勇

白露为霜成为昨天
蝉鸣雁影
被西北风送进记忆
一夜之间
季节不声不响
抬足跨进冬天的门槛
牛羊回圈
种子归仓
犁铧挂壁
阳光开始邀约起来
屋檐下的玉米串
笑着秋菊独占的风姿
满树鸟鸣
呼唤那枝含羞的蜡梅
乡村田野的版画
以另一种格调开始构思
昼短夜长的梦呓
穿越南北回归线上的牵挂
零度以下的等温线
酷似乡村沧桑的抬头纹
田野里的陈年旧事
被落叶紧紧卷进掌心
果园里的笑容
开始悄悄结霜
保鲜来年的香甜
续写冬日的乐章

行走在 城市的夜

□张超我

静谧的夜晚
我是游弋在城市里的工蜂
路灯如揉碎的星星
填满街巷的缝隙
我穿梭在小城的波涛中
夜游的车灯暧昧悠长
寂静的城市像沉睡的猛兽
我却那样清醒
为了生存
我调乱了生物钟
孤独的我
谁能读懂我的心情
下弦月映衬着星星
有云彩也有冷风
早起的鸟儿有虫吃
我也在寻找
填饱肚子的小虫
一道流星划过夜空
但愿我不是一颗流星
让我永远行走
沿着崎岖的理想
走向永恒

